

原著 罗广斌
缩写 杨益言
穆仁

红 岩 英 豪 传



重庆出版社

I 247.5
1820

I 247.5
784

红岩英豪传

青少年读本

《红岩》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秘密世界》原著 杨益言
缩写 穆仁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出版公司策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岩英豪传/罗广斌、杨益言原著;穆仁缩写.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3

ISBN 7-5366-6156-8

I. 红... II. ①罗... ②杨... ③穆... III. 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缩写本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4971 号

红 岩 英 豪 传

青少年读本

罗广斌 原著
杨益言
穆 仁 缩写

责任编辑 凌承碧

封面设计 蔡 琛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新华出版公司策划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发行

重庆华林天美彩色报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53 千 插图 8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66-6156-8/I·1141

定价:10.00 元

22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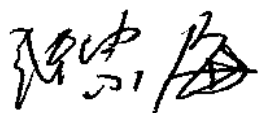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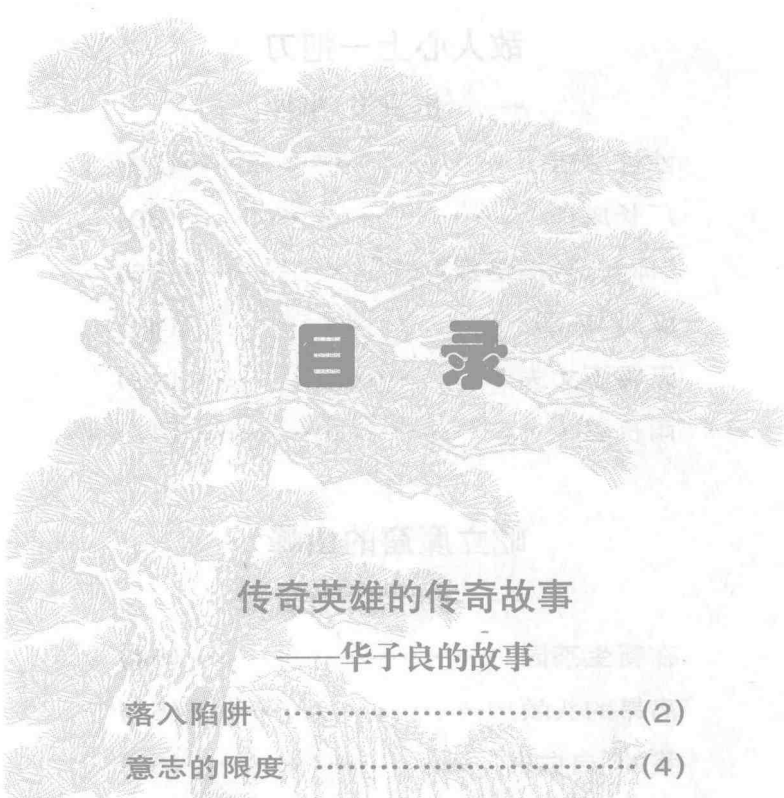
1

想信仰、英勇不屈的顽强意志。在今天，中华民族崛然而起的时代，革命先烈的精神正在激励我们去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

本书旨在激励青少年读者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建设者，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做出卓越贡献！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Zhang Zhong,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

2003 年 1 月 12 日



目 录

传奇英雄的传奇故事

——华子良的故事

落入陷阱	(2)
意志的限度	(4)
一个疯子	(7)
迷乱	(10)
云遮雾障的群山	(12)
裁决	(15)
飘散的雾	(19)
黑色的面纱	(21)
他疯了	(23)

——《挺进报》事件

沙坪书店 (28)

厂长成岗 (30)

“你知道《挺进报》么?” (35)

魔窟“慈居” (39)

无毒不丈夫 (42)

雨夜里 (47)

——工运书记许云峰

在新生茶园 (54)

高昂的头颅 (57)

我的“自白书” (66)

鸿门宴的幻灭 (70)

——江姐的故事

浓雾弥漫的码头 (82)

走向华蓥山 (86)

双枪老太婆 (89)

无耻的叛徒 (93)

大石桥头 (99)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06)

献身真理的斗士 ——刘思扬的故事

铜禁的世界	(111)
难友们	(115)
滴血的担架	(117)
狱中追悼会	(119)
新年大联欢	(125)
假释奇遇	(130)
小萝卜头	(135)
《挺进报》自宫版	(144)

最后的斗争

在深深的地下 (152)

“脸不变色心不跳” (162)

留给同志们的出口 (167)

短兵相接的生死搏斗 (170)

歌乐山晨曦 (175)



突然一个寒噤，彻骨的疼痛使华子良清醒过来了。

四周一片阴暗，一股冷潮发霉的气味向他袭来。……这是哪儿？是监狱么？

略一凝神,前段时间的经历,清晰地浮上了他心头。为了寻找失掉了的和党的联系,他从四川的华蓥山根据地辗转到了汉口;在那儿获知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斗争的情况,便向组织要求到抗联去。组织上批准了,并让他顺便把烈士遗孤、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施飘萍带到北平。之后,他便跋涉茫茫雪原去找沙河村地下联络站,因为日本特务机关摩托车队的跟踪,使他被误会为敌探,遭受到一场几乎被活埋的虚惊。后来终于在北平遇到了老领导石大山。没想到,最后上火车回东北时,却临时发生了变故,在车上中了敌人的埋伏,落入了陷阱。

此刻，啃咬着他的心的，却是一些更具体更迫切的问题：当时机警地掩护了自己的小飘萍安全吗？那节车厢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两个特务？难道自己被叛徒出卖了？那叛徒又是谁？这是什么牢房？我落在什么人手里了？他们知道我多少情况？……

“哦，你醒过来了。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突然，耳旁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喏，这儿是北平宪兵三团的一处秘密监狱，是南京军事委员会戴雨农先生管辖的绝密机关。你可要特别当心！”

这是善意的提醒,还是阴险的威胁?这人为什么要把这消息透露给他?他没坐过牢,但他早听人说过:在牢狱里,最危险的敌人是叛徒和伪装革命的红旗特务。他蓦然警觉起来,意义含混地叹了-

口气。

低沉的声音继续下去：“你来的时候，一直昏迷不醒。听说，你在车站差一点儿也跑掉了，对吗？我猜得出，你是去找那趟列车最末一节车厢的列车员的，可是你被出卖了！——我，抗联特派员朱兵，就是被那列车员出卖给宪兵三团的，我必须揭露这无耻的叛徒！”

朱兵的声音越说越激动，不声不响的华子良却更加镇静沉着了，他决心不让对方捕捉到自己的任何情绪变化。华子良的沉默引起了对方的焦急：“朋友，你又昏过去了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依然是沉默。于是，牢门外传来脚步声，牢门打开，特务看守厉声吆喝：“朱兵，出来！”铁镣声远去了，却留下一团华子良苦苦思索的谜：朱兵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那样急于表白自己？又为什么急迫地打听他的名字？……

没等华子良弄出个头绪，牢门又被推开了，一束强烈的电筒光直射他的眼睛。黑暗中，一场突击的审问开始了：

“你说，你上那节车厢干什么？找谁？”

“你说啥？”华子良反问，口气像个反应迟钝的乡巴佬。

“问你是不是去接头？”

“接头？接啥子头？我是去赶车，到关外谋生的。”

“那你为什么会到这里？”

“我不晓得。冤枉！我挨了黑打。”

“你为什么跑？”

“我一上车，有人拿枪对着我，我为啥不跑？我身上只有一点盘缠，我怕强盗抢人……”

“啪”的一声，华子良头上挨了沉重的一击，眼前金花四射。他就势紧闭眼睛，歪倒在墙根。

“你叫什么名字？说！”



“又昏过去了？”

“该不是他在车站上的同伙全漏了网,想借此掐断线吧?”

电筒光随特务脚步声远去，华子良睁开了眼睛。特务的对话他听得很清楚。看来小飘萍他们可能已安全转移。可是，为什么敌人如此关心自己的姓名？难道他们还想查证什么？我自然不能把真实姓名告诉他们，但得给他们一个回答：告诉他们一个根本无法查核的名字，一个无论自己怎么昏迷也不会说错的名字！……华子良暗自下定决心。

以后,宪兵三团特别法庭官熊树人,再次对华子良进行了一次审问,告诉他:“朱兵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此地真正的主人是北平特勤处处长 Dr. 沈——留学德国的沈博士,他才是特别法庭的主管。……他有一副严密的头脑,有铁的手腕。他了解一切,洞察一切。他很重视你……”

华子良由此知道了：朱兵果然是一条毒蛇。他的真正对手还未露面。他等待着和那个叫做 Dr. 沈的神秘人物打交道。

直到他等待得兴味索然时，才又一次通过弯弯曲曲的巷道，被引入那间灯火辉煌的大厅。他发现熊树人曾在此审问过他的这间大厅已经重新作了布置，一壁罩上了一层黑色的布幔，四围摆了一圈沙发椅，墙的一角堆了几只木箱，使原来宽敞的厅堂显得逼仄；原先墙头引人注目的希特勒照片换成了一幅新的油画，使整个大

厅散发着强烈的颜料味。

华子良正站着打量这空无一人的大厅时，黑色的布幔忽然无声地拉开了。布幔后，两个披着黑色大氅的人，簇拥着一个执手杖、着西服、头罩黑色面纱的人缓步走出。戴着黑色面纱的特别人物走到大厅中央，手杖忽然在地上一顿，面纱罩住的口里清晰地吐出一句外语来：

“Guten Nacht!”

“晚上好!”随侍在旁边的一个特务应声翻译，还得意地补充道：“Dr. 沈问候你啦! Dr. 沈在德意志考察多年，德语讲得漂亮极啦!”

原来这就是闻名已久的 Dr. 沈! 华子良想：这个洋里洋气的家伙，要干什么呢?

只见 Dr. 沈对着华子良走来，取下一只白手套，伸出两根长着尖利指甲的细长指头，一下子钳住华子良额头上结痂的创疤，裂开的伤口立刻渗出殷红的血，面纱后的黑眼珠盯着华子良在剧痛瞬间瞳孔的变化。似乎没有猎取到预期的反应，Dr. 沈缩回了那钳子似的手，同时吐出一句斩钉截铁的问话：

“老实讲，你叫什么名字?”

“华子良。”

“也好，华子良——华先生!” Dr. 沈挥手让大家坐下，一边他早径自坐下了。“随便讲讲吧，你们陕北总部派你去抗日联军的任务是……”

“老爷，我早讲过了。”华子良答。

“讲过什么?”

“我跑关东，只是为了糊口谋生。”

Dr. 沈猛地立起身来，随侍的两个特务也脸色铁青地森然起立，大厅里立刻笼罩着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可是出乎意料，Dr. 沈只点点头，就默然走入黑幔后面去了。



当他再次从布幔后走出来时，已披上一件雪白刺眼的长罩衫。他拄着手杖，温文尔雅地径直走到华子良面前，像一个学者教授似地开始了他的说教：

“华先生，你相信科学吗？科学是研究事物规律性的学问。现代世界，科学最昌明的，当然首推德国。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在德国出生的。当然科学门类很多，德国的特工科学也是出类拔萃的。德国特工科学有一条定律，或许你没听说过，现在，我就介绍给你——”

说着，Dr. 沈仿佛又摇身一变成了个魔术师：他先从白罩衫里取出一根指头粗细的小竹棍，双手捏住竹棍两端，一边缓缓加力，一边示意华子良留心那竹棍如何从渐渐弯曲终至突然断裂的变化；然后，又用小锤头轻敲桌上的玻璃杯，玻璃杯安然无恙，他忽而猛力一击，杯子立刻破碎了。于是，他得意地笑着向华子良总结他的科学实验：“凡事都有个限度，科学上叫做极限。超越它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力，竹棍会断，玻璃杯会碎。”

望着华子良凝定的眼神，Dr. 沈陡然提高了声音：“人也不例外，忍受严刑拷打的自我忍耐力，也有一个限度。超过那限度，随着肉体的崩溃，人的意志也会崩溃；到了那时候，失去控制力的你，什么都会和盘托出的。这就是极限律。你愿意试验一下吗？”

对这门闻所未闻的科学，华子良毫无经验，只是沉默着想凝聚起全身力量，准备来对付 Dr. 沈的科学，不再注意 Dr. 沈要他“再考虑三分钟”之类的劝告了……

在 Dr. 沈无声的暗示指挥之下，大厅一侧的黑布幔终于完全拉开，露出许多大小不一的笨重木箱来。一群彪形大汉打开木箱，取出一件件刑具：从古老的绳索、木棍、铁棍，到现在的电镀制品，奇形怪状，杂然并陈；那些木箱和刑具散发出来的浓烈血腥味，顿时弥漫了整个空间。一会儿，华子良觉得那一阵阵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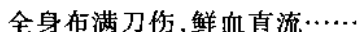
腥气已迎面向他扑来！他似乎已变得血肉模糊了！刺心透骨的疼痛，使他觉得心脏几乎要从口腔中跳出来！只是在他失去知觉、完全昏迷以后，他才可能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再往后，他不是被拖回冰窖似的牢房，就是被用冷水泼醒，然后又被投入 Dr. 沈设计的新的“极限”实验：一颗一颗拔掉了他满口的牙齿……

随着昏迷和痉挛的频繁出现，华子良感觉自己仿佛经常飘浮在云雾之中。在断续的思绪之间，他通过回忆、对比，终于弄清楚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每次昏迷，最先失去知觉的是肉体，最后才是大脑；醒过来的时候则相反，最先恢复知觉的是从悬浮在空际又回到自己头脑中的意识，然后才是肉体。这说明：无论昏迷或清醒，总是人的意志支配着人的行动。生理上的承受力有极限，而真正革命者的意志力是没有限度的。“极限”论根本是欺人之谈。

一个疯子

或许，正是由于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渴望继续奋斗的意志，竟使华子良奇迹般地死而复生，被看守特务从停尸房里把他重又抬回牢狱。以后又被抬上火车，关进了南京秘密监狱，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戴雨农也对他发生了兴趣。

在南京秘密监狱，华子良以坚强的意志使自己被折磨得瘫痪的身子重新站立起来，并准备迎击新的对手。躲在神秘楼房里用望远镜对他观察了许久的戴雨农，却迟疑着不想和他见面了。戴雨农隐隐感到：和这个倔强的人打交道极可能劳而无功，落得和 Dr. 沈一样的下场，就未免有损自己的威信了。加上西安事变的发生，他亟欲去西安向蒋介石表现忠心，便匆匆决定将华子良送入那仅容一人直立、四壁全是三角刀尖的“思考室”，致使昏厥倒下的华子良



事情发生在他从“思考室”昏厥恢复知觉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置身在一间新的牢房里了。在牢房的低洼处，胡拉乱撒的粪便形成的污水塘里，呆呆坐着一个人形的动物：恍眼看去，那人浑身已被污水浸泡得五颜六色，除了那双闪闪发亮、不断射出歇斯底里凶光的眼睛之外，在幽暗的牢房中几乎很难一眼看出那是一个人；全裸的胸部、四肢，似乎对寒冷、污浊已失去人类共通的本能感觉。

呆坐在华子良面前的这个疯子，似乎发觉华子良已经醒来并在暗中观察他，突然哇哇叫了两声，伸出利爪似的两只手，扑向华子良。遇到华子良意外有力的反抗之后，疯子才狂笑几声，退了回去。

这疯子是什么人？怎么会被关在这里？华子良警惕地观察着他，觉得是一个谜；却又奇怪地发现：那疯子似乎总在留意谛听着什么……

“朋友，太脏了，你会生病的。”

华子良试探着和疯子交谈,可是对方毫无反应。直到有一天,华子良用装牢饭的空碗舀起洼地上的粪便污水向签子门外倾倒时,才意外地发现疯子也参加了清除污浊的战斗:他用他那双大手捧起粪便污水,泼向签子门外。也是在这时刻,华子良第一次在疯

子脸上看见了一丝友善而又暧昧不明的表情；但很快，疯子又照常呆坐不动了。

“他，是真疯子，还是假疯子？是朋友，同志，还是敌人？”华子良百思不得其解。

疯子的谜终于揭开了，在他被一群特务拖走不久又返回之后。华子良惊奇地发现：回到牢房的疯子，肮脏的花脸忽然变得白白净净，神经质从脸上消失了，竟恒定地保持着一种平静、友善的神情。

“朋友！确切地说，我应该叫你同志！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了，我应该，也只能把我最后想向党讲的话留给你！”当押送疯子的特务脚步声远去之后，疯子忽然主动向华子良摊开了他的来龙去脉。

他原来不是疯子，而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为了促成联合抗日，他奉命作杨虎城、张学良部队的工作，不幸在上海被捕。在狱中，屡次发现有人在酷刑的折磨中致疯，连特务都感到恐惧，使他产生利用神经错乱作为对敌斗争手段的想法。恰在这时，他对敌特一次酷刑发出--声反常的冷笑，吓得一个特务失神落魄，返身奔逃，连叫：“疯了！疯了！”于是，他决定装疯。

“那你为什么又不再继续装疯了呢？”华子良不禁脱口问道。

“这原因，可能你也看出来了：我装得太厉害了！疯得仿佛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就出事了！”那“疯子”深思、惋惜地回答。“原来，严重的真疯和假疯是检验得出来的。装疯过分就容易露出破绽。刚才，敌特把我捆起来，用一把尖刀刺进我的皮肤，同时，审视着我的瞳孔。尽管我装得很麻木，一个特务却得意地对我说：‘你的瞳孔突然放大了，是装疯！’……”

那“疯子”很快被拉出去枪毙了。在激越的口号声和密集的枪声中，华子良面对着深不可测的黑暗，久久地陷入了沉思。